

人心都有两面，一面是《瓦尔登湖》，一面是《暗黑之湖》。

The Dark Lake

暗黑之湖

[澳] 莎拉·贝利 著 吴超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暗黑之湖

[澳] 莎拉·贝利 著 吴超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黑之湖 / (澳) 莎拉·贝利著; 吴超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500-2848-7

I. ①暗… II. ①莎…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澳
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8497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8-0072

The Dark Lake by Sarah Bailey

Copyright © Sarah Bailey 201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len & Unwin Pty Ltd, Sydney, Australia

Through Bardon Chinese-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暗黑之湖 AN HEI ZHI HU

〔澳〕莎拉·贝利 著 吴超 译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王 瑜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策划	王俊艳
特约编辑	王俊艳 孙惠芳
封面设计	林 丽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供图	图虫创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848-7
定 价	45.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22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寂静的澳大利亚小镇，一具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尸体惊现小镇湖面，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她的尸体旁竟然摆满了玫瑰花！

女警察杰玛抵达犯罪现场，她惊觉死者竟然是她的高中情敌罗莎。往事在抽丝剥茧中，关于她们年少的青春秘密一一浮现：失去妈妈的高中女生杰玛把男友雅各布视若珍宝，没想到他竟然提出了分手！同学们疯传他爱上了地产大亨的女儿罗莎——那个杰玛一心想要成为的漂亮姑娘……

困在旧情里的杰玛，困在新爱里的罗莎，从灯塔上一跃而下瞬间殒命的雅各布……暗黑之湖，能否藏得住他们充满误解的陈年往事？



白马时光

图书·设计

更多好书请关注“白马时光”

官方微博：@白马时光图书

豆瓣小站：@白马时光图书

官方书友QQ群：491379599

投稿邮箱：tougaoormsg@163.com

影视版权抢购热线：18210681599 丁先生

团购联系电话：13810019615

作者简介



Photo Credit: Alise Black

莎拉·贝利 Sarah Bailey

莎拉·贝利，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她有长达十五年广告从业背景，目前任某国际品牌公司的创意总监。《暗黑之湖》是她第一部长篇小说，她被誉为澳大利亚推理文学新锐作家。



北京市中永律师事务所
Beijing JJ&G Law Fir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咨询电话：86-10-88320951

出版人：姚雪雪
出品人：李国靖
特约监制：王瑜
责任编辑：游灵通 程玥
特约策划：王俊艳
特约编辑：王俊艳 孙惠芳
封面设计： QQ: 450611716
版式设计：王雨晨
封面供图：图虫创意
版权支持：韩东芳 李若昕

本书在全国各大实体书店和网络商城均有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Best Time

白 马 时 光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儿子

奥克斯福德与莱纳斯

他们让我的世界越来越大，又越来越小



这种狂暴的快乐将会产生狂暴的结局，
正像火和火药的亲吻，
就在最得意的一刹那烟消云散。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六场



每当回想起那个夏天，我的大脑就会莫名其妙地短路。仿佛脑袋忽然间变成了一台弹球机，里面有颗弹珠在跳来跳去。我努力让它平静下来，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头就开始晕乎乎的，嗓子也好像被堵上了，就连点咖啡或者给本系鞋带这样普通的事情也无法应付。我知道我该忘掉过去，继续向前。换作别人处在我目前的位置，我同样会如此劝他们。也许我该换个地方，离开史密森，但重新开始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我这个人有点恋旧。

白天还好，顶多在我做事的时候忽然走神想到她，弹球机里的弹珠跳上几下，害我在与人说话的时候突然停顿，或者绿灯亮了的时候仍牢牢踩着刹车。不过，我通常都能轻松克服这种疏忽，该做什么继续做什么，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人是很奇妙的动物，当你不希望别人看出你的心思时，你总能想到各种各样掩饰的方法。

但有时候，尤其在深夜，我就任凭思绪飞翔。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过去的事，真正地去回忆。我想起那躁动的热情，想起头脑中的疯狂和在我胸口悸动的恐惧。当然，我更会想起罗莎琳德。我怎么可能忘了她呢？我平躺在床上，她的影子出现在我卧室的天花板上，像在无光的黑夜中播放幻灯片。画面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一年级，她穿着高高提起的长筒袜；她沿着艾尔斯路走向公交车站，肩上的背包有节奏地耸动；她在学校板球场的边上偷偷抽烟；她在凯茜·罗珀家的派对上喝得烂醉如泥，眼睛上涂着重重的黑色眼影。

她在我们的社交舞会上，一袭白衣。

她亲吻他。

她躺在尸检台上，露出被剖开的躯体。

我已经分不清这些画面是来自我的记忆，或来自我在查案过程中看到的场景。片刻之后，所有的画面开始模糊在一起。有时我的意识甚至会出现混乱，天花板上竟冒出本的形象，他躺在尸检台上，胸膛被大大地剖开。每到此时，我就会心惊胆战地爬起来，打开走廊里的灯，到他的卧室里查看一番。

虚惊过后，我每每发誓要重新开始，要放下过去的负担，可这做起来很难，难得超乎想象。那个夏天发生了太多的事，它们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像头野兽一样时时翻滚扭动。

说来也怪，我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我竟有些怀念她。

我怀念许许多多的人。

有一段记忆我印象深刻，而且确定无疑它真实发生过。那是我们上高中英语课的最后一年，当时天气还很暖和，教室两边的窗户全都敞开着。我依旧能感觉到从我们中间拂过的微风，弗里斯克太太一边在教室里转悠，一边用连串的问题对我们狂轰滥炸。我们当时正在学习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从氛围上说，这门课与早年间的英语课已经截然不同，能够坚持到现在的都是认真的学生。就连男生们也一个个全神贯注，讲到男欢女爱的情节时，不会再有人像几年前那样吃吃偷笑。

罗莎^①总是坐在前排，多年的芭蕾舞训练使她的后背永远挺得笔直，她浓密的焦糖色头发像瀑布一样垂在脑后。我通常坐在教室另一侧靠近门的位置，从那儿看得见她，可以悄悄关注她优雅的一举一动。

“莎士比亚说‘这种狂暴的快乐将会产生狂暴的结局’，大家认为他想借这句话表达什么呢？”弗里斯克太太的额头上缀满汗珠。她徘徊在教室里，身体不时走进走出金色的阳光。

“大概是种暗示吧？”凯文·惠特比说，“谁都知道他们两个肯定不

① 罗莎是罗莎琳德的昵称。

会有好结果。莎士比亚希望读者能提前明白这一点。他喜欢在每场戏的前面加个友情提醒。放到今天，他一定能写出最牛逼的禁毒广告词。”

像池塘里投进一颗石子，教室里响起一阵嚤嚤嗡嗡的轻笑声。

“是提醒没错，但我觉得莎士比亚并没有希望他们放弃的意思。”

所有人都被罗莎甜美的声音吸引过去，就连正在踱步的弗里斯克太太也停了下来。

罗莎低头看着她的笔记本：“我是说，莎翁随后还有一句话，‘正像火和火药的亲吻，就在最得意的一刹那烟消云散’。说白了就是凡事都有它的后果。他未必想说那样做不值得，我觉得他的本意恰恰是想表达，有些事不管结果如何，都值得我们义无反顾地去做。”

弗里斯克太太赞赏地点头说：“罗莎的话很有道理。莎士比亚对结果偏爱有加，他所有戏剧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喜欢权衡利弊，而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相应的行为。”

“但大多时候他们的选择都不怎么明智，”凯文说，“他们的判断力实在不敢恭维。”

“我不赞同，”罗莎以一种很难用友善或讨厌加以区分的眼神看着凯文，“罗密欧和朱丽叶从一开始就是真心相爱，尽管他们知道这段感情很可能会无果而终，”她冲弗里斯克太太微微一笑，接着说道，“我觉得这种信念是值得赞扬的。况且，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他们体会到的快乐却比在一起哪怕一辈子所体会到的快乐都要多，”她优美地耸了耸肩，“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时常想起这一天的情景。芬芳怡人的空气钻进窗户，我们热烈地讨论着一对年轻男女的爱情悲剧。罗莎沐浴在明亮的阳光里，美丽的脸庞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她漂亮优雅的手灵巧地记着笔记。她俊秀的字体与我涂鸦一样的笔迹相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井里。甚至在那个时候，她在我眼中就是一个谜一般的存在，而我渴望解开它。

在解剖室我曾与她单独待过几分钟。我心乱如麻，甚至有些茫然无措。在我能阻止自己之前，我已经俯身贴近她的耳畔，把一切告诉了她。藏在

胸中的千言万语如洪水决堤般倾泻而出。她躺在那里，湿漉漉的长发从冰冷的不锈钢尸检台上垂下去。她依旧美艳动人，即便死了。

那个早晨，我们的秘密充满了那间白得亮眼的解剖室。我站在她跟前，身体不由自主地来回晃动。我早就知道她的死会给我带来怎样无情的冲击，甚至毁灭。我最后一次望着罗莎琳德·赖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稳住心神，任由她将我拖回她的世界。我不断下沉，越来越深，直至回忆将我完全彻底淹没。



12月12日，星期六，早上7:18

康纳·马什沿着桑尼湖东岸不紧不慢地跑着步。他瞥了一眼手表，此刻的感觉刚刚好。能够从屋里出来，在沁人心脾的空气中跑上一阵，实在叫人神清气爽，浑身舒坦。这天早上，孩子们也不知道搭错了哪根弦，六点钟就全醒了。一个小时前他离开家门时，他们还在兴奋地闹个不停。他家那房子，同时养两个小孩，尤其是男孩，显然太小了。而妻子米娅的心情最近又极度易燃易爆。他简直不敢相信，她对他下个周末想去钓鱼的事也是一肚子意见。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放松过了。两年多来，他几乎每个周六的上午都要带孩子们去踢足球。想到这里，康纳一脸苦楚。他对米娅的蛮横无理已经快要忍无可忍了。

双脚踏在尘土遍地的小径上，发出平稳的节拍：一、二，一、二。康纳经常发现，当他努力不去想跑步的事时，就会不自觉地开始数拍子。双腿的酸痛感比以前强烈了许多，脚踝自从几年前干活的时候从梯子上跌下来就再也没有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但即便如此，他的身材仍足以使他傲视许多同龄人，更何况他还依然保持着一头浓密的头发。所以呢，实在没什么好抱怨的。

天开始正儿八经地亮了。康纳从桉树参差不齐的树梢中瞥见了太阳的影子。又是一个大热天。睡眠惺忪的鸟儿们在枝头婉转啼鸣，湖面上的朦胧薄雾开始消散。康纳叹了口气。十点钟他要带孩子们去参加另一个小朋友的五岁生日派对，下午还有一个七岁的生日派对。周末对现代人来说已

经完全变了味。要是能让他喝着啤酒安安生生地看一场板球赛，叫他放弃什么他都愿意。

康纳一脚踩在一根树枝上，树枝弹起来，划到了他的小腿。

“该死的！”他趑趄了几步方才重新站稳。划到的地方火辣辣的，皮肤上很快出现了一道细细的红印。他放慢速度，大口呼吸。这会儿他已经打消了再跑一圈的念头。该回家了，他得帮孩子们为今天的派对马拉松做好准备。他变跑为走，双手扶着后腰，心跳已经平缓下来，但嘴巴依旧呼哧呼哧喘着气。

一只野鸭张开翅膀，几乎贴着水面从湖上飞过。湖边漂着乱七八糟的垃圾，石头缝里和插在水中的树枝丛里困着不少薯片袋和可乐罐。由于天气炎热^①，水位下降，湖岸边留下一道清晰的水渍，树根像电线一样裸露在外。康纳望着湖面，他真该经常到这里来跑跑步，最好形成习惯。他还记得多年前为了锻炼，他每天上学之前都会到这里跑上几圈，大腿酸痛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目光无意间扫过雨水渠，在波光粼粼的水面的映衬下，黑洞洞的排水管道出口几乎消失在湖边的泥墙中。稍远处，康纳注意到靠近岸边的水中似乎有什么东西，远看像某种织物。他眯起眼睛仔细看去，发现掩映在芦苇丛中的竟是一团毛发，他顿时僵在原地。那东西越看越像人的头发，女人的金发。他的心脏再度剧烈地跳动起来，四肢感觉软绵绵的。上前两步，他终于确定湖水里果真是一个脸朝下趴着的女人，她裸露的白色手臂在湖水轻柔的波澜中时隐时现。在她溺毙的水面上，漂着一朵朵鲜艳的长茎红玫瑰。

一群天鹅在古老的木桥下望着康纳，其中一只发出一声低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有那么一刻他担心自己会吐。他的呼吸先是趋于平缓，接着又忽然变得急促。他望了一眼尸体，随即迅速望向别处。未加思索，他掏出手机连拨了三个零^②，举到了耳边。

① 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气候分布与中国相反，12月到2月为炎热的夏季。

② 澳大利亚的火警、匪警和急救电话为000。

12月12日，星期六，上午7:51

我站在花洒下，头抵着墙，下身不时往外流着血。我推断自己已经怀孕六周，但具体时间无法确定。我在想这样的结果是否因我的自欺欺人所致，或者是因我的极度缺乏认可所致。我渴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为此我深感绝望。血和水混在一起，消失在排水孔中。我紧闭双眼，企盼自己变回童年时的那个小女孩，蜷缩在床上，妈妈嘬起柔软的嘴唇在我的额头印下一个吻。

天哪，我好想念她。

为了避免堵车，斯科特今天一大早就出了门。他要前往史密森以东三十公里外的帕克斯顿，该镇北部有一个大的住宅开发项目，混凝土浇筑工作能让他稳稳当当地干上几个星期。本在我爸爸那儿，昨晚就送去了，因为今天我和斯科特都没空照看他。此刻爸爸应该被他缠得喘不过气吧，本在早上特别黏人。

听见手机响，可我无动于衷。凉丝丝的瓷砖给我坚实可靠的感觉，我伸手摸摸两侧脸颊，努力集中精神，寻找正常的感觉。几分钟后，我抬起头，眼睛用了几秒钟才重新找回焦点。我肚子疼，痛感的位置靠下且深入。

我累坏了，感觉肉体已经与我分离，而我又和精神分离。

我知道，也许我该去趟医院，但我同样知道，我多半不会那么做。

卫生间里蒸汽腾腾。出血似乎没那么厉害了，我认真地冲洗干净，关掉水龙头。墙体内嘎嘎吱吱，那是管道在颤抖。我走出淋浴间，扯了一条深灰色的浴巾裹在身上。我望向水汽迷蒙的镜子，只看见一个隐隐约约的影子。来到卧室，我把被褥丢到床的另一头，将一只拖鞋踢到了床下。一阵剧烈的疼痛袭遍全身，我停住动作，弯腰喘息。缓过来后，我迅速穿上衣服：普普通通的灰色T恤，黑色低筒靴，提上黑色的牛仔裤之前，我在内裤里垫了一片卫生巾。气温在稳步上升，可房子里昨天的余热还没有散尽。我倒了杯水，吞下两片布洛芬。茫然地盯着墙，想起今天的工作依

然千头万绪：一些文书需要处理，有几份报告尚未写完，另外琼斯还请我审查一桩疑案。眼前浮现出警局办公区里我那张小小的办公桌，唉，要是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该多好。手机又响了，我用毛巾擦着头发，扫了一眼屏幕：是菲利克斯。我盯着他的名字，思绪万千。

“嘿，你好。”我尽量轻声说道，“马上就到，我正要出门呢。”

“杰玛，直接去湖边。”他说。我喜欢他叫我名字时的口音。

我琢磨着他的话：“为什么？出什么事了？”

“有人发现一具尸体。是史密森中学的老师，名叫罗莎琳德·赖安。”

刹那间天地倒转，我一屁股坐在床上，一只手抚着喉咙，强迫自己呼吸。菲利克斯当然看不到我的反应，他继续说道：“她以前也在史密森上学，而且和你同龄，说不定你还认识她。”

这座名叫史密森的小镇位于几座大山之间的开阔地带。它的周围是一望无垠的黄褐色的澳大利亚农田，地处其间，这里俨然一座小小的绿洲。史密森以多雨闻名，雨水来自山区，可讽刺的是，真正需要雨水的却是周围的农田。过去几十年，史密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卡林罐头公司在小镇郊区建起一座加工厂，那时我即将毕业。如今，庞大的银色厂房看上去已经破旧不堪，但里面却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这座工厂就像一台吸力强劲的真空机，几乎榨干了周围的土地。树上的果实、地里的蔬菜，全都归于这里，而作为回报，它每年奉出数以千万计的水果和蔬菜罐头。因为这座工厂，史密森的人口缓慢而稳定地持续增长着，从最初的不足一万五千人，到现在的接近三万人。工厂工人、卡车司机、工程师、食品专家、营销人员，到处都是新面孔。突然之间，史密森，曾经因为所有东西都对存在而被他们自豪地称之为诺亚方舟般的小镇，如今所有东西都疯了似的翻倍增长。仅仅在镇中心，现在就已经有五家面包店。有人说，卡林公司在全世界都采取这种模式：扎根土地廉价、政策相对宽松的偏远地区，将企业植入社区，彻底改变那里的风景和文化。平心而论，像史密森这样不思进取的地方，大概确实需要在它屁股上踢上一脚。

但看着怪物一样的卡车拖着滚滚浓烟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中横冲直撞，马路在它们庞大沉重的身躯下呻吟发抖，这多少会让人感到隐隐不安。

从镇中心往东有座大湖，四面丛林环绕，近旁有个很受欢迎的社区公园。桑尼湖，本名应该叫作史密森湖，只是谁都不这么叫。个中原因我也说不清楚，总之自打我有记忆起它就叫桑尼湖，就连路标上也写着：此路通往桑尼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的父母曾在那里举办过波西米亚式的婚礼，至今我的床头柜上还摆着一张妈妈婚礼当天的照片。那是妈妈和爸爸刚刚说完结婚誓词之后拍的。妈妈的头发上插着雏菊，手里端着一杯潘趣酒。

桑尼湖背靠本镇的重点中学。上小学时我就经常跟着妈妈到那里喂野鸭，在草丛里寻找四叶苜蓿，我们叫它幸运草。上中学时，湖畔更是我们的圣地：我们在那里抽烟，喝偷来的酒，亲喜欢的男生。水上有座小桥，桥上有座古老的露台，那里最适合搞各种各样神神叨叨的迷信活动。而附近空地上那座年代久远的木塔就是最好的瞭望塔，从它上面远远就能看见是否有人靠近。当你踩着吱呀作响的螺旋楼梯登上塔顶，整个湖面，包括临近的主干公路和通往学校的小径尽收眼底。那里也是藏身的好地方。雅各布死前，我和他经常一连数个小时躲在塔中，聊天、亲热。我闭上眼，回想起他年轻时的音容笑貌。如今他给我的感觉无比遥远。

因此若非迫不得已，我一辈子恐怕都不会再次踏足这个地方。

桑尼湖边已经聚集了大量警察，他们拉起隔离带，阻挡看热闹的路人。夏季，湖边是大多数人喜欢去的地方。大概两年前，本地议会在公园北边又兴建了一座更为现代、设施也更为完善的游乐场，以弥补旧公园（如今只占据偏西一隅）硬件上的诸多不足，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带本去那里玩。仅仅为了周日下午的亲子时光，不值得挑起那么多回忆的神经。

我走上前时，几个穿戴慢跑装备的人正聚在一旁窃窃私语。这时我看见了——我的搭档，侦缉警长菲利克斯·麦金农。平静的心头禁不住泛起一丝涟漪，一如既往，他在我心里引起的这种反应每每令我惊讶不已。